

聽見的島嶼

一八五六年，英國探險家史溫侯出發前往福爾摩莎，還不知道這趟旅行，他將邂逅縹緲的晨霧，遠處的鳥聲。他從台南的國聖港上岸，眺望遠處的沙灘，群聲從島嶼深處湧出，歡迎史溫侯的來到。

三年後，史溫侯在上海亞州皇家學會提出《福爾摩莎紀行》報告，紀錄十三種台灣的鳥種，環頸鴿，小燕鷗，朱鷗，小彎嘴畫眉鳥成為人類自然研究的共有知識。史溫侯記載他在森林山嵐間聽見竹雞的叫聲，「鳥秋跳躍著，一對栗小鷺發出 Cack-cack 的家禽聲，急躁地飛起，這些都使單調的旅程變得有趣味。」然則，當年讓史溫侯念念難忘的，卻是小雲雀的歌聲，他引用了但尼生的詩句：「小雲雀變成一首看不見的歌聲。」

歷史上，史溫侯被認定是第一位記載台灣鳥種的探險家，他在台灣短暫的行程，既紀錄鳥種，也留下眾多關於聲音的紀錄。台灣島嶼一如往昔，用眾聲喧嘩迎接探險家。我們始終好奇獼猴在森林深處彼此叫喚，沙灘上，原住民女子伴著潮流節奏的歌聲，如頭髮一樣的綿長。深夜遠處傳來悠長的笛音。或如史溫侯的記載，當他站在大油坑的硫磺池前，他腳下的土地如何破碎、呻吟。更深層的遺憾應是，史溫侯來到福爾摩莎時，人類還來不及發明錄音機。

也許，等到發明錄音機才來，史溫侯就不再是歷史的第一人，不再是那位踏著鳥聲前進的探險家，我們也將不再有機會，跟著他一次又一次坐上「不屈號」戰艦度過黑水溝，在褥熱的六月時節登陸安平。這個遺憾，整整一百年後，才由台灣風起的「自然錄音」潮彌補。從此，在探險家默默凝視的行程裡，才配上了聲響，小雲雀不再是「看不見的歌聲」。

小雲雀豈僅是台灣詩意的發酵？在這塊島嶼上的山林深處悠遠的歷史裡，聲響此起彼落，相同種類的鳥在不同的年代，被不同的探險家聽見，如同歷代以來人們對相思和青春的歌詠，理應留下相同的叫聲。如果史溫侯還能張開耳朵，聆聽見後世台灣人的自然錄音，才能回答這個長久懸置的問題：那確實就是史溫侯當年聽過，久久難忘的鳥叫聲嗎？

一百多年後，另一批探險家整裝出發，進入山野和叢林，尋找、紀錄台灣鳥種的蹤跡。這次，他們隨身帶上錄音機，透過這些聲音紀錄，我們才得以聽見從不輕易現身的藍腹鷓、朱鸕和種種鳥鳴。

黃昏，錄音師躲在闊葉林邊，想錄下五色鳥從樹洞探頭的第一聲啼叫，這是遠比想像困難的任務。根據自然探險家的紀錄觀察，五色鳥只在黃昏時候出外鳴叫，對陌生事物異常敏感。錄音師曾躲在花蓮七星潭邊的森林，希望能錄到五色鳥清晰的音聲，但五色鳥匆匆一

瞥，那傳說如敲木魚的叫聲，淹沒在遠處的海潮聲。

早期的台灣自然錄音，起自一九八零年代，由鳥類觀察者徐仁修、劉義驊等人開啟，九十年代後，台灣的唱片公司已陸續推出作品，加入當時自然教育和本土教育的風潮。進入二十一世紀，自然錄音師吳金黛等人推出的《台灣聲音圖譜》、《我的海洋》等達到一波熱潮，才讓後世讀者閱讀史溫侯記錄的遺憾，得到些許彌補。

早期的自然錄音，卻常會遇上種種難題，譬如，在一片喧雜的聲浪或者干擾音層間，若想辨認一隻鳥的啼叫，勢必也會錄進一大片的雜音訊號，如風起、雨點降在樹林的葉片，土地上各種不甘寂寞的聲響紛至沓來，鳥聲只是一片薄薄的剪貼，如聖殿畫像的某塊馬賽克。錄音師須根據過去自然探險的檔案和經驗，仔細追蹤鳥聲的緣起和去向。

經驗確實重要，早期的自然錄音師皆需要資深嚮導的帶領，背上繁重的背包，挺進台灣的山林，才得掌握在什麼樣的季節、氣候、海拔和區域，將能邂逅何種鳥聲。當年，史溫侯在玉山山區遠遠聽見的竹雞，在霧起的山林，足夠眩迷一名錄音師的心神，或者使他們迷路，三天兩夜走不出原來的森林地帶。「噓，」六月，鳥聲稀疏的季節，資深嚮導會要錄音師放輕腳步，留意步靴踩在草葉上的聲響，「我們就將靠近帝雉棲居的地帶。」帝雉修長閃耀藍光的羽飾，在漫長年歲

間，曾是阿美族勇士配戴的頭飾。

九十年代的錄音師還會遇上個難題，在史溫侯的記載裡，一百年前的台灣山區仍可見到數量眾多的藍腹鵯，而在九十年代生態風吹起時，藍腹鵯卻已列為台灣保育鳥類。自然生態間，已難再見到那曾讓探險家為之驚奇的一抹寶藍色，更別說能錄到活生生鳥聲的機會。最早，仍靠老一代探險家在音檔間追尋、辨認，這是什麼鳥，而那林間依稀的婉轉又是什麼鳥，一聲聲的，找到發聲的名字。《台灣聲音圖譜》的錄音師吳金黛，就曾如此一次次走進山林，在獨自的旅次間，帶回一大片的鳥聲。

有時，錄音不是獨自的事。當年，吳金黛帶著水底麥克風，搭上駛往宜蘭外海的漁船，準備收錄鯨豚的聲音。計畫和聯絡工作相當繁瑣，克服海象和天候等等問題，終於順利來到海洋。雷達出現鯨魚的蹤跡時，吳金黛難掩興奮心跳，那是台灣第一次進行鯨豚的錄音。但那日天氣晴朗，海域裡出現許多漁船和賞鯨船，馬達的聲音在水底交會，沸沸嘲雜，交集波浪的節拍。只見船長拿起廣播器，說道：「各位，我們現在要進行台灣有史以來，第一次的鯨豚錄音，是很重要的歷史時刻。請大家配合關掉馬達，保持一個小時的緘默。」

接下來的一個小時，海面沉寂，所有漁船和賞鯨船真的都關掉馬達，不再發出噪音。吳金黛回憶道，她是邊流淚，邊完成那次海上的

錄音。後來，從宜蘭烏石港出發的賞鯨船，船長仍會在解說時提起那件事，「那天，整個漁村的人都在海上，只是都沒有出聲。」

一名錄音師紀錄的台灣，荒涼與豐富，就是一道道隨著時間流去的音軌，全都收納在音檔裡。不同於早年的史溫侯、必麒麟，或當代的徐仁修、陳列、劉克襄、吳明益等探險家回想起荒野，皆化身為文字的魔幻，對錄音師來說，聲音本身即等於記憶，貯存在大腦皮質的記憶庫，是他們的不可分捨的一部分。

相較於吳金黛的鍾情鳥類，另一組自然錄音師從九十年代起，開始繞著台灣海岸線。他們舉辦票選活動，票選出台灣海岸最美麗的聲音，彷彿可以捕捉到月色和夕陽沉落海面的聲響，或者海浪湧上、退去，篩過細碎鵝卵石，如無數精靈的小腳同時行走。或者，在颱風剛過，冒險前往佳洛水，錄下海的肺葉猛烈吸喘的巨大聲響。

那時正是台灣進入第二度出口導向，經濟起飛的年代，卻已蒙上工業污染海岸的陰影。那年票選出來的熱門海灘，仍是墾丁、北海岸和花蓮的七星潭。二零零五年起，在台南某大學影像記錄研究所教授的帶領下，一群研究生提出「西海岸錄音」計劃。這群研究生固定沿著 61 線公路，在每趟行旅間錄進西海岸的聲音。灰濁的天空和海岸線向前延展，他們目睹台灣工業化最真實的一景，錄進海的說話，荒涼與豐富，有時只是嗚咽哭泣的聲響，路面在眼前攤開，越走越長，

進到了島嶼黑暗的心臟。

那年就讀研究所二年級的蕭華梅說，她從高中起即嚮往吳金黛那般的自然錄音生涯，隨著研究計畫的展開，她獨自駕著吉普車，沿快速道路奔馳，只帶錄音機和如同一隻長狗尾巴似的麥克風上路，路面和海岸於是成為她惟一的旅伴。

沿著西海岸，安馴的沙岸，果然沒有太澎湃和戲劇化的海浪，多半不利船舶停靠，呈顯灰灰黑黑的色調如單調無起伏的現代派音樂。再往南，風聲越淒厲，跨越過大甲溪和濁水溪，她原先對單調海岸的憎厭感卻迅速改觀。她看見生命在這麼不漂亮的海濱匯積生長，然後以此處為基地，養活整座台灣島。她其實並沒有想到，供台灣吸吮的奶水，其實來自醜陋的海濱。這個頓悟，總能讓人對土地的意義，產生啟蒙般的印象。她與三十多歲的好友分享自己的心情，好友告訴說，在臉書上發現，許多對自己家鄉也有相同想法的人，開始利用假日到各個海灘上撿垃圾，希望盡自己的一分心力。

上游的土石流，每到颱風季節就發作陣痛，把山脈的傷痛和腫瘤傳染到海口，沿著河岸生長癰疽、結疤的醜陋，卻在入海處匯積成濕地和各種活躍的小生命，讓黑面琵鷺、小雁鴨找到棲憩地。這群研究生曾經難掩興奮，錄下過冬的一群黑面琵鷺，那是史溫侯當年在台灣的短暫停留，來不及紀錄的奇景。否則，史溫侯會用什麼樣的字句，

寫下那一陣空中的歌聲？

母親總是不漂亮的，露出被吸吮過多乳汁的乳房，罹患麻瘋，只把海浪當作呻吟。這群研究生初進濕地，忍不住屏住氣息，拿著麥克風，對準所有的音源，不放過濕地上任何能夠發出聲響的物事。他們以為，一下子聽見所有生命的聲音，盡情揮灑著的舞台。紅筆仔斜斜迎向海風，黑冠麻鷺發出怪叫，魚蝦貝類爭相搶著擠進麥克風。在麥克風敏感的收音範圍內，一隻招潮蟹前來赴約，發出的聲音，狀若嬰兒學著說話。

他們仍一次又一次回去，繼續感受海岸的生命力。學期結束，這項研究計畫便告結束，但幾名研究生相約繼續上路錄音，路線再往南，到了雲林、嘉義的海岸，那裡有個叫麥寮的地方，遠遠即望見高聳的煙囪，他們原本愉悅的心情急轉直下，如同見到康拉德的幽靈在遠處的藍霧裡走著。後來，他們時常把這片海岸設想成病房，覺得他們探望的是彌留前的海洋，他們奔向黑藍色調的海邊，衝動地錄下錄音機，對著麥克風大叫，想把他們的青春，像輸血一樣的輸給大海。

二零一一年七月間，麥寮的化工廠發生大火，爆炸和火焰從電視螢幕竄出。另一批大學生在網路上擔任公民記者，立即動身前往現場，在網路上貼上居民前去圍廠、抗議，要求化工廠全面停工的畫面。公民記者的訊息，遠比電視新聞傳播得更遠，留言板上湧進大群的回

應和意見。這一切，不漂亮的母親默默承受著，氫氣外洩，爆炸，土石流、汙水排放，甚至核能廢料，最後都由海洋承受，像母親承受著孽子的反叛。

一個月後，蕭華梅和同學來到麥寮，進行訪談錄音。這次，他們錄下居民的交談聲，錄成音檔的是餘悸猶存的話語，訴說他們如何在黑夜裡被爆炸聲響驚醒，看見家鄉的上空冒出的大火球，有如末日來到。他們驚恐地奔出家門，在惡夜的海岸集結，伴隨海浪的吼叫。激情和燃燒過的所有事物，最後仍將留向海洋。

有名研究生在課堂上提出報告，黯然淚下。她播放一段海浪和人聲的錄音後，用了康拉德說的譬喻，說麥寮的這趟行程，就是她的「黑暗之心」。然而，經歷過最黑暗的體驗後，不保證曙光的必然到來，這群研究生訂定計畫，將從二零一三年的暑假起，進行核能發電廠外的海岸錄音，「我們已知道核電廠廢水對海洋生態的破壞，但聲音會怎樣說這則故事呢？」研究生說，「我相信有別於其他生態豐富，聲音多元的海岸，很多種聲音會在那裡消失。」

吳金黛則在接受研究生訪談時，分享了她自己一段與人聲有關的故事。吳金黛說，剛到台灣海岸錄音，通常選擇無人的海岸，不是到偏僻海濱，就是要等到遊客走遠，才會拿出麥克風。有一次，她躲在海濱的矮草叢間錄音，突然闖進一群青少年，青春嬉笑聲掩蓋了海潮

音。回到城市，她原想將整段錄音洗掉，找個時間再去一次，但聽過錄音後，吳金黛改變了主意，保留下這段錄音。她說：「台灣的海岸就是這樣子，就是要有人。」

最後，所有事物都將流向海洋的，包括所有的人聲，所有動人和淒惻的故事，加重海洋的病情，魚蝦和貝類都將穿上厚重的油汙。二零一二年冬季，在更南方的台南潟湖，一名自然錄音師錄到一隻全身沾滿油汙的黑面琵鷺的叫聲。那隻鳥應該是從北方來過多的，但翅膀拖著油汙的重量就再也無法飛翔，在沼澤內發出哀鳴。錄音師放下設備，衝進油汙地想救這隻鳥。他抱住黑面琵鷺的身軀和翅膀，整段過程錄進了音檔，垂死前的拍翅，鳥鳴和人的呼喊在接近崩潰時竟然相同頻率，也錄進了那天猛烈陰風。後來，錄音師從沒有正式發表這段錄音，也不想洗掉，只是讓垂死的鷺鳥一直棲居在錄音機裡，那陣慌亂的聲音，顯現一隻鳥見到的幽黯國度，從此踱進黑暗之心。

所有去過台灣海岸，留戀純真海潮音的人們，終將一次又一次的回去。就如一篇科幻小說的情節，穿越時光隧道的武士一次又一次回去圍城上殺敵，終於有人知道了，阻止他：「再回去，你會改變歷史。」武士回答：「那不就是我的願望嗎？」回到沒有化工廠圍繞，不見核電廠，土石流還未奔流陣痛前的台灣海岸，聆聽搖籃曲般的聲調，不就是我們的願望嗎？許多自然錄音師所努力作到的，就是讓台灣繼續

成為一座願意被聽見的美麗島嶼。

一百多年前，史溫侯踏上台灣時聽見的海浪聲，山林間的鳥鳴，有些聲音應該已經永遠消失，變成絕響。後世讀者和探險家即使踏上史溫侯的路線，也將憾恨聲音的無常，到底史溫侯真正聽見了什麼？

最後，關於一座島嶼的聲音，也是關於留下和消失的。我們相信，在台灣某個山林深處，史溫侯的小雲雀總會現身，此時天地靜寂，人間無語，追尋著耳朵耽留的一抹詩意。

